

中美合作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之展望

吳俊才

美國華盛頓大學中蘇研究所副所長梅谷教授 (Prof. Franz H. Michael) 最近來華訪問，和我談到關於中美合作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建議。他說：「中美之間，有軍事的合作，有經濟的合作，更需要有文化的合作。目前我們談兩國之間的文化合作，主要是要使中國的學者瞭解美國，美國的學者瞭解中國，特別是對當代中國，尤其是有關大陸問題的研究，需要加強合作。在中國，關於反共的問題，大家有一致的立場，共同的語言，可以說並不發生困難。可是在美國方面，許多學者和專家的看法，都不相同，有很多甚至是帶有偏見的，因此影響到中美兩國間的相互瞭解。在軍事政治上我們是盟友，但如不能在思想上，取得共同的瞭解，就要影響到其他方面的合作了。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在從事共同鬭爭的時候。因此我主張應該促成中美之間學術界的密切合作，也要培養青年的學者從事有關的研究，多年以來，我就致力於此一工作。」梅谷教授的話，很使我感動。這幾年以來，我因為在國際關係研究所服務，有機會經常與來華訪問的學者專家接觸。從他們的談話中，使我知道美國的學者們，對於中國問題有着高度的興趣。他們忠於研究，態度是那樣的認真，工作是那樣的勤奮，加上他們所能運用的設備和資料，因此能提出許多極有價值的研究報告。不過，關於中國問題，特別是關於大陸問題的研究，由於文字的隔閡以及對中國的背景不容易獲得深入的瞭解，因此對美國朋友而言，自然有加倍的困難。這種困難，如果經由中美兩國的學者，共同合作，就不難加以克服的。對於梅谷教授的建議，也正是這幾年來，我們自由中國有關學者和學術團體所努力的目標。

在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我應邀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對於中美外交關係的檢討，最後的建議是說：「我主張中美兩國的學者來合作研究今日中國大陸的問題，俾能使中美兩國人民都可瞭解敵情的真相」。這一建議，頗能得到學術界許多前輩先生和有關專家的贊同。六月間，在臺北舉行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會議，會中，我也提出了一個關於自由中國對大陸問題的研究報告，就個人所知，提供一些給美方代表參考的資料。他們的興趣非常濃厚，大會所發表的公報中，因此特別強調關於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應偏重於擴展中美兩國有關機構與大學間資料文件之交換及研究事項之合作」。不久，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成立，下面特設大陸問題組，並且在本年度工作計劃中，也規定了有關大陸問題研究的項目。這是我國學術界，第一次將大陸問題正式列為學術研究的範圍，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對於國內研究大陸問題的許多先生們，更是很大的鼓勵。

為什麼要中美兩國的學者來共同研究，理由是很明顯的，不必細說，而且事實上的確有此必要。不過，談到合作關係的建立，

首先就遭遇到若干的障礙，必須加以排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李濟之先生曾列舉觀念上的兩種障礙。他說一般的美國人，談到和中華民國合作時，總會有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中國人和美國合作，就是伸手向美國人要錢，有着不屑一顧的態度。反之，當我們中國人，聽到要和美國人合作時，也有一種傳統的觀念作祟，認為西方人是帝國主義者，是要來侵略壓迫我們的。李先生認為這種看法或想法，在今天來說都是不正確的、必須剷除的障礙。我以為除了上述的兩種觀念存在於中美之間以外，關於對大陸問題的研究，也還有兩點值得提出來商榷的。第一是有些研究大陸問題的中國專家，總覺得美國學者對中共過去的認識，總是不够深刻，甚至是完全不懂，所以所提出的研究報告，難免隔靴搔癢。而美國的學者們，可能也有一種偏見，總以為中國人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觀和武斷的地方多，不够學術性，所以低估它的價值。這種看法，可能都有事實的根據，也可以說是彼此的短處。但不能因為對方有短處，而不看對方的長處。我想只要不先存有一種偏見，而能真正站在求真求實的態度上來研究，是應該可以互助互利，攜手合作的。

就研究大陸問題而言，中美之間，怎樣來促進合作關係呢？有一種情況，值得首先提出來說明。在中國因為是面對敵人，經常在炮火威脅之下，不能讓敵人的資料，公開無限制的流傳，因此對於有關大陸問題的研究，重心不是放在一般的大學或研究所，而是大部份由政府負責的機構在保管和研究，這主要是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當然這類的工作，也經由政府的委託，請個別的學者專家或者民間的研究機構，來從事某些問題的研究。但是這種情況，常常不易為美國的學者所瞭解。因為美國一般的大學或研究所，都能容易得到大陸公開出版的各種資料。當美國的學者，來到自由中國以後，他們又很難找到中國教授們從事有關的研究，因此覺得雙方在學術上的合作是很困難的。那麼如何來加以改進呢？我想至少有三點是可以作到的：

第一、就資料而言，我覺得雙方可以透過有關研究機構與大學來互相交換。例如有關中共過去的歷史資料、人事檔案乃至最近從大陸所獲的許多不易公開得到的材料，我國方面搜集最多，而決非其他各國所有。這些資料除了涉及國防機密的部份，其他都可經過適當的分類整理後，提供國內外學者參閱或者複製交換。美國方面也有不少珍貴的資料或者研究報告，大可有助於我們的研究。我所服務的國際關係研究所，這兩年來，就是致力於此一工作。我們得到國內有關機構的合作與支持，凡是在所內陳列的資料，都可以提供國內外學者來所研閱。同時國內出版的有關大陸研究報告，也可用來與美國方面交換。將來如果財力許可，更可分期分類將重要資料縮影製成膠捲，供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學者。

第二、就研究人員而言，更需要相互接觸訪問或者停留對方作長期的研究。美國學者專家，不斷有人到自由中國來，從事資料的搜集與實地研究。但是我國的專家們却不易得到機會往國外作研究工作。經費自然是一個問題，語言文字也有困難，但這不是不可克服的，祇要我們有決心來加以克服。國際關係研究所曾先後與德國慕尼黑黑蘇俄問題研究所、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華

威頓大學中蘇問題研究所、南加羅林州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及韓國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等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其中合作項目之一，即係交換研究人員。凡是由本所派往國外研究後回來的同仁，他們不只是對原所研究的專題，獲得了更多的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對於研究的方法，也能提供許多可以借鏡的地方。國外來本所作短期研究的學者也能對他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幫助。例如資料的搜集，個別的訪問，集體的座談，使他們都很滿意。但是最要緊的，還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年輕學者。例如在我國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的學生，以大陸問題作為研究範圍的，就我所知，還只有國立政治大學。假如我們大學的研究所，能設立大陸問題組，使修高級學位的同學，能參加研究，並使現在已經從事大陸研究的工作人員，也有進修的機會，那麼將來國際合作的工作，就可以更加順利展開了。

第三、就集體交換研究成果而言，也是一個可以推動的重要項目。假如我們能夠邀請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學者專家，前來自由中國舉行一次有關大陸問題的研究，和我國學者互相交換意見，一定能有非常多的收穫。例如最近在韓國及西德所舉行的有關討論會，本所均曾提出論文或派員參加，極為各方所重視。

上述三項工作，不過舉其大者，由於此一問題之重要，我相信只要有了好的開始，一定能得到兩國學術界的贊助與支持。假如我們不否定中美兩國學術界應該而且必須合作，那麼關於大陸問題的研究，自然更不應該例外。我很同意梅谷教授的看法，中美兩國在軍事與政治上的合作，必須得到學術界廣泛的合作，才更能有牢固的基礎，發揮更大的作用。

五五年十月卅一日於臺北



中國共產黨史論

本所叢書英文中國共產黨史論第一冊業經出版，本書由郭華倫先生執筆，論述中共演變遞嬗經過，自中共建黨始，至一九二七年廣州暴動止，凡此一時期內，匪黨之政策、組織、人事、內部鬥爭與中國國民黨之關係及其公開叛亂等史實，靡不論及。筆者掌握有第一手翔實之資料，以客觀之觀點著論分析，為當前國內研究中共黨史極具價值之學術著作，亦為近年來我國第一部以外文出版之中共黨史新著，凡研究中共問題學者，於此佳籍，誠不可或缺也。

訂價：美金 五元
新台幣 二百元